

書號 210

字數 198000

選 鄉 記

著 者 沙 汀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1-17000
定價 8.400 元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內容說明

這部小說以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四川農村爲背景，描寫農民羣衆對惡霸地主進行反抗的故事，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農村社會的複雜關係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罪惡本質。本書原作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九四八年七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現在經作者作了修改，並加上一些註釋，由本社重排出版。

一

要想詳細追述林檎溝的全部發展歷史，那是很困難的。但有一件事可值得提一提：自從上個世紀末葉以來，那種支配全溝人社會生活的某項規律，便已經失效了。

這規律是：每隔一二十年，必有幾戶人家，帶着自己辛勤的積蓄，搬向汗壩裏去，而另外一批在汗壩裏，或者鄰境其它豐饒土地上被地主惡霸剝削得破了產的，則用籬筐担了嬰孩、破鍋和破棉絮，搬進林檎溝來，慢慢舔治自己的創傷。他們可能一代代伴同落後的生產方式，苟延殘喘，永遠陷在這窮山溝裏，但也可能徼倖回轉平原上去。

然而，人口的移動可也有的，祇是出去的全是逃亡，抗戰以後，則多半是被拔了壯丁，而且總是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因此，雖然滿清末年，全溝還有六十戶人家，現在，可只有三十戶上下了。它的衰落原因之一，是三十年前出過一幫『土匪』，吃了官兵一場狠心的『圍剿』。人們至今還很傷悼那些強悍的反抗者，而咒罵着官兵們太毒狠。

人們的懷念『土匪』，這不是沒理由的：因為祇有那個時期，林檎溝的居民，才勉強像個人樣，至少並不比野貓溪其它地區的居民遜色。以後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了！上街去賣柴草、賣糧食，總是他們吃虧。每一個大利盤剝者都有權脫去他們最後一條像樣的褲子，或者把他們捆在米市壩晒太阳。說到捐稅徭役，他們的負擔也特別比別處重。

在建造鄉公所的工程上面，林檎溝的居民，不用說也會被扮演成要角的。現在雖然還沒有正式開工，一部分砍伐木料、搬運木料的工作，可已經軋一樣地架在他們的頸子上了。因為耕地和住宅附近的木柴，雖然已經快砍伐完，變成了房料柴薪，或者，整個林場被開成了火地，後山的樹木可

還不少，可以聽憑高興支差，沒有人敢出來抗議。

這項對於人民毫無實際利益，甚至於非常有害的苦工，已經開始了四五天了。其初，大家用怠工的形式發洩他們的憤懣，躲在家裏不動聲色；到了第三天，他們可又跑出來了，特別加緊工作起來。因為想來想去，他們知道這是強不脫的，只能逆來順受。而且在保甲長不斷地督促下，不把砍料、運料的差使完成，他們便無法動手割草。也就是說，明年大春的肥料，會因延誤發生恐慌，無法栽種糧食。

林檎溝綿延有三里路長，因為山勢起了兩個大而生硬的轉折，人們就因地勢把它割成三個段落：上溝，中溝，下溝。下溝要開擴些，住戶也多，不僅山腳邊有人家，山岬左面，沿着一條狹仄陡峭的小徑，攀登向大方坪、紅岩嘴去，隨處都可發現零星的住戶。更上是老鷹岩，便再沒有人住了，因為已經接近了野獸出沒的世界。

紅岩嘴有一大片弓形平地，對着一道險峻的岩谷；它是那樣壁陡，正像地面猛然崩陷了下去的一樣。面臨深谷，有一所大院落，但已只剩有屋椽和牆基了。這是三十年前『剿匪』留的遺跡，因為那個混名馮偏毛根的『土匪』頭兒就正住在那裏。廢址左面另有一列房屋，住着一對老年夫婦，也姓馮，是那偏毛根的一個同宗兄弟。

現在雖然還未天亮，那丈夫馮有義，已經從床上坐起來了。正在把黑白相間的羊毛氈子往腿子上纏。這是松茂一帶地區少數民族的手工製成品，山地居民冬天禦寒的恩物。

『修牢房！』馮大媽也醒了，想到丈夫是忙着去搬木料，她罵着說。

馮有義沒有張聲，繼續纏着氈子。這不是他對所謂新縣制有特別好感，他也很不滿意，以為這是件勞民傷財的措施。但他生性豁達，又是一個直腸子人，現在，氣話既然早已經說够了，同時又認定這是一件無法擺脫的事，他就不願意再囉嗦。

『戲院子才完工好久啦，』馮大媽繼續說，『又要修鄉公所了！……』

馮有義已經纏好犁子，他解嘲似地嗤聲一笑。

『呵唷！你怕是銀錢麼？氣力用了還在！』

『你總是說鬆和話！』沉重地嘆口氣，馮大媽不滿地接着說，『再不算算，今天好久了啦？草，草沒有割，這樣好的天氣都不動手，遇到像去年樣，冬至節來幾場雨，看你又怎麼辦？——祇能守到天哭！』

馮有義原想說，『那麼遇緣？』但他不由自主地嘆了口氣。

『真是害人不淺！』嘆息之後，他喃喃說，一面伸手向床腳摸索滿耳草鞋。

他頓然感到週身都沒有勁了。而接着更想到下面一系列事實：明年春來得早，即或年底沒有雨水，不會妨礙他割草，但拖延得太遲了，燒草的時候會不會碰到春雨，却是誰也沒把握肯定的。做山莊稼，這是一件頭等重大的事，因為草灰就是一個主要的肥料來源。

他懶心懶腸地將草鞋提起，穿上，撈抹撈抹包脚用的棕皮之後，就結火麻線子。然而，等到收拾好脚，他便已經爽然若失，把他的煩悶擱置開了，不再感覺苦惱。

『有什麼辦法呢？』他苦笑說，『背時帖子，撿都撿到了啦！』

『那麼你就多撿些吧！』馮大媽更生氣了，『變牛不說，還要自己掏腰包搞吃的。給你留個幫手也不說了。』她嘆口氣說，想起了他們的兒子；但她接着一頓，又嘆口氣，於是規避地支吾道，『饑饉在麵櫃裏！』

『你快睡你的呵！』馮有義生滯地說，在開始紮腰帶。

近半年來，這一對老夫婦，總是怕提起他們的兒子。因為一提起來，便不免聯想到一串極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他們總避免談到他，正像保護一個創傷一樣，深怕一不小心撞到。然而，儘管這樣，

創傷依然存在，而一切戒備，更足以證明它的日漸深沉，嚴重。

馮有義今年已經五十八了，白淨瘦長，紅潤的上唇上蓄着兩撇棕色八字鬚鬚。雖然身體還很健康，而且具有老婆子常常抱怨的皮糖性格，一向又很信奉『退後一步自然寬』這個古老的名言，他有时却也不能不想到他的晚境。特別在懷念到兒子的時候，常常這樣。但在目前的條件下，他能够預見的可又祇是一個淒苦無靠的暮年。

如果老婆子運氣不壞，情形也會好一點的！年輕時候，她就曾經是馮有義的得力的幫手，不僅做莊稼抵得上男子漢，由於性格上的堅定潑辣，對於外事，她還比丈夫行。然而，十五年前，當她還祇有三十五六的時候，她的右胳膊跌斷了，從此她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工作能力降得很低。這使她很苦惱，因而她的氣性也愈來愈大，還帶點神經質。

因為看見丈夫一天工作到晚，看見生活越來越緊，去年秋天，馮大媽曾經自告奮勇，要到壩子坎擺地攤，販賣香煙、花生、草鞋等等。這是個好主意，壩子坎是通松茂大路上的一個小公店子，過往客商很是不少，而且，地方又近，就在那條橫斷林檎溝的大河對岸。但還沒有到一個月，她就自動把攤子收了。因為她總時常碰到土匪、煙幫的騷擾。

然而，這也帶來一樁好處，馮大媽從此不再好高逞能地東想西想，而把全部心思集中在一個唯一的想頭上：希望兒子快點回來！因此，丈夫雖然叫她安心睡自己的，她可再也不能够合眼了。正如創痛既然還在，又已經碰到了，你就不能假裝沒有那麼一回事。

丈夫馮有義也正處在同樣的情形下面，但他沉得住氣。當他紮好了腰帶，就緊閉上嘴，摸進廚房去了，希望用行動來岔開妻子的提示，至少不要招惹，免得叫她傷心。

他沒有留心到麵櫃的蓋兒沒有蓋嚴，他掀開它，伸下手去；但又很快吆喝着抽出來。

『呵，這是啥傢伙哇！』他叫着，同時看見跳出一匹老鼠。

於是，他提起腳蹠去，而跟着來了一聲脆弱絕望的哀鳴。

他是沒有料到老鼠會鑽進麵櫃的，更沒有料到，他會踩的那麼準確；但從此以後，他的記憶上更多了一個不快的陰影了。然而，這在當時，他可感到一種邪惡的快意。

從微弱的曙光中，他凝視着那個動也不動的死鼠，忍不住笑起來。

『看你還想吃人肉麼？』他滑稽地說，『這就是咬人的報應！』

『毛蠟』在神櫃裏，『馮大媽關照說，』『年成真越來越怪了！……』

在妻子的嘆息聲中，馮有義把那匹可憐的鼠子提將起來，又仔細看了看，於是掀開夾在石砌短垣上的簾蓆笆子，感覺噁心地擲出去。之後，在衣襟上擦擦指頭，重新伸手進麵櫃裏去，取出了幾個大而結實的玉米麵饅，準備吃一部分，臍下的帶上山去打尖。

最後，他敞開門走進那間敞屋去了。這間屋子是瓦蓋的，屋角泥地上有一大堆灰土渣滓，一個籬筐大小的槐樹根兜，周圍擺着一張矮凳，兩段木料。平常無事，兩夫婦就坐在上面烤火，和接待客人。山民們每家過冬都這樣燒着柴火，從九十月起，要燒到三四月。他們不僅要靠它取暖，柴灰和鍛過的塵土，還可以當作肥料使用。

放好饅，取來一段木柴，把灰土撥開，馮有義就對那火堆吹起來。因為隔夜埋得有火種，經這一吹，不多一陣，火焰便囂起來了。藉着火光，他看了看那隻被老鼠咬了的手，雖然只有幾個牙齒痕跡，血也乾了，但他忽然感到很不適意。而接着便在一種不大吉利的預感的唆使下面沉思起來。

和一般山民一樣，馮有義也是很迷信的。對於鼠子，他自然討厭它的糟害糧食、器具；同時，又把它看成帶着某種神秘性的生物。家裏沒有鼠子，是沒落的徵兆；若是衣服被嚼破了，不用燈火

燎燎，可又一定會生瘡生病。而他先前所以沒有想到這些，只因為他正感覺困惱，樂得有機會發洩發洩，現在的看法就完全兩樣了。

浮出苦笑，悶坐在火堆邊，他腦筋裏奔騰着種種極不愉快的想頭。他一時覺得他不久會病倒，甚至死掉，也許今天上山去就會跌傷那裏；一時他又設想這個徵兆說不定會驗在老婆身上，因為馮大媽健康太壞，又有殘疾，病倒死掉都很可能。最後，他又想到他們的兒子，出去一年半了，除了最初的兩封信，一直到今天什麼消息沒有！

其實，既然是在前線作戰，忽然被一顆子彈洞穿，這不很容易麼？即或不被打死，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景，帶點傷也是極尋常的。前次趕場，他就親眼看見過一個沿街乞討的斷腿傷兵，回來一晚上沒有合眼，總是想着自己的兒子。現在，那人竟又拄着拐杖，滿臉污垢的站在他面前了。

那個可憐的犧牲者，自然不是他的兒子，然而，由於那個徵兆，他恍惚覺得他的兒子已經墮入同樣的命運。他頓時覺得心緊，驀地站了起來，但他隨又十分魯莽地坐下去。

『啥呵！』他斷念地喃喃說，『溝死溝埋，路死插牌！……』

於是從火邊取來玉米麵饅，拍一拍灰，就動手吃起來。

等到吃完了饅，回轉廚房，掏了半瓢冷水，剛開始喝下去的時候，他聽見了老婆的啜泣聲。他相信她是爲了什麼在哭；而事實上，她的確認爲鼠子咬了是個惡兆，正在經歷種種幻想的磨轉。而且，因爲特別放不下他們無影無蹤的兒子，以至於哭起來。

馮有義下了決心不理睬她，免得自己再受擾亂。他一心一意地喝他的水。但還沒有喝到幾口，端在手裏的瓜瓢，忽然離開了他的嘴。他憫笑着嘆息了，左手隨即抹了抹粘在鬚鬚上的水珠。

『你想他做啥？』他懇求地柔聲說，『我會給你當孝子的！……』

他率性擱下瓜瓢，不想再喝水了。

這不是因惱重又抓住了馮有義，他的心裏忽然塞滿了一種憐憫安慰互相摻和着的感情。而且，不僅是這一次，以往的許多次，每每當他用同樣的話語勸慰妻子的時候，他始終都是這麼感動，因為他總相信馮大媽會死在他前面的。而他自己的晚境怎樣，也就用不着再想了。能够替她送終，似乎便是他一種唯一的想頭。

雖然不免傷感，但他很是平靜，他在一隻破櫃子腳邊取出他的斧頭、彎刀、刀插、棕繩以及尖釘，然後又用塵土渣滓焙熄了火，於是把臘下的饅饅揣在懷裏，就出發了。

『聽到門喏！』他關照說，走進曙光裏去。

『你今天當心點呵！』馮大媽從屋裏叫出來。

『呵喏，昨天晚上凌●大哩！』

二

因為忙於應差，有些家庭的農事是停了擺，但多數家庭，則由主婦作主，約集一批經常換工的婦女幫手，仍然是在忙着進行割草。所以天一大亮，刮刮鏗鏘的金石聲，便在山岩上響起來，過些時候，就又逐漸靜寂下來，大家到招請人家裏吃飯休息去了。

紅岩嘴地勢比較的高，坐在敞房裏的火堆旁邊，馮大媽就可以筆直看見對溝山上割草的種種活動。她是才起來不久的，剛把火堆引燃，準備烤個饅吃。但她忽又忘記了她的主意，就那麼失神的望着那一隊連續走下山來的婦女。她們肩了鋤頭，癩着脚，行動都很遲緩。一個小個子背上還馱着

● 冬天，往往一夜之間連植物上的露水都凝成了冰，俗稱下了凌。

娃兒，因而用鋤把拄着走路。

馮大媽忍不住嘆了口氣，拿在手裏打算用來掏灰烤饅的一段木柴，也隨着掉下去了。這不是她對她們的處境感到難堪，反而倒是因為她不能夠參加她們的工作。而若果她有資格參加，她的關於雨水的種種顧慮，也就不存在了，她可以同大家換工。

在林檎溝，不管佃農或自耕農，通是實行換工制的。因為一個人若果連山莊稼都做不起，便早已逃亡了，決不會留下來當雇工。而由於普遍的貧困，也沒有人請雇工做莊稼。

這是一種應運而生的良好制度，然而現在，馮大媽可因它幾乎陷於絕望。

她又想起她折斷胳膊的經過來了。那時她的兒子馮大生才十歲，得了傷寒，醫藥無效，一天晚上忽然遍身冷汗，只賸有出氣了。這是個險惡的徵兆，丈夫已經動手準備後事，但馮大媽不甘心，摸黑跑向溝口，求卦婆子張姨娘畫水去了。她在回來時跌斷了左臂，但裝神水的罐兒可是好的，她忍痛把它帶到了家。……

在以往，這段回憶，每每給她的自尊心帶來支持，使她確信自己並不是生來的懶蟲，故意把笨重工作一概推在丈夫身上。而且，還會因為她的殘廢感到驕傲。

『哎唷，管它的啊！』她會對自己這樣說，『我總把我的大生娃救活了！……』

然而，這時候，她可再也不能夠這樣來安慰自己了。她所感到的只是惱恨，惱恨自己運氣太壞，惱恨兒子久不歸來，因為若果馮大生回來了，丈夫有個幫手，一定不會弄得這樣狼狽，而她自己也不會因為無力工作感到難受。

『唉唉！連自己怎樣長大的都忘記了啦！』她怨恨地說，哽咽起來。

她覺得兒子有些忘恩負義，沒有把她放在心上，更沒有把她為什麼變成殘廢人這一件事放在心上。但在一聲心輕的嘆息之後，就又把她的怨恨，轉移到媳婦身上去了。……

那媳婦是馮大媽的姨姪女，十一歲就過門作童養媳，圓房還只有五六年。她早已是馮家一個重要助手，自己又繼承了三畝多油砂地。她在丈夫離開的前半年，倒還規矩，半年以後，可就惹出不少事端，而來了，因為糾紛太多，終於哭哭啼啼地改嫁了。

在改嫁的當初，馮有義兩夫婦都感覺很痛快。認為把馮家和兒子的臉面保留住了，正像去了一個贅瘤一樣。但是，沒有多久，還不會等到奪產的事件發生，兩個人就又失悔起來。特別是馮大媽很失悔。雖然她在這件事情上該負責任，因為若不是她吵鬧不休，使得媳婦的失腳給全溝人公開了，她的媳婦還不至於走上絕路，改嫁給旁人的。

兩夫婦後來所以失悔，因為他們忽然顧慮到萬一兒子回來時的反應，而且開始感到了勞動力的莫大損失。現在，因為不能及時剷草，馮大媽就更覺得後者的重要了。

然而，她却始終沒有想到自己有什麼錯誤，但祇覺得媳婦可惡。

『唉，才十歲我就養起你啦！』她呻吟說，『就是餵條狗麼，……』

一個高而襠襖的莊稼人忽然從外面走進來。這是馮有義的么爸，有六十多歲，在大方高坪住。他頭纏黑布，頭髮直聳，狹長的馬臉上滿是汗和塵土結成的污垢。大眼睛，沒生鬍子，整個表情都帶一點兇像。

一進敞房，么爸馮立品就在火邊坐下，反復地烤着手。

『我是你餵大的？——我倒沒有別人那麼聽話！……』

他傲然地自言自語，又瞬眼睛，不時更發出一聲短促的笑聲。

這個全溝馳名的怪人的來意，馮大媽立刻就懂得了。作為一個男子，他早該上山砍樹子的，但他一直都躲避開。昨天，保隊附放出話，他再調皮，就要送他進鄉公所！

『你跟那些人作對做什麼啊！』馮大媽嘆息說，又搖一搖頭。

『要是他要你拜寄給他，你也答應？』么爸馮立品猝然反問。馮大媽啼笑皆非地笑了。

『我沒有那麼聽話！』么爸接着說，傲然地笑起來。

『這個背時的不曉得還要害死幾灣人啊！』馮大媽嘆息了，帶點憤恨想起了保隊附徐爛狗，那個改嫁的媳婦的後夫，『他就揪着我們幾家人整，就像前一輩的冤牽！』

『可是，他總害不了我！』么爸沾沾自喜地說，摸出葉子煙來。

『害不了你？你的莊稼總拖壞了，草，草不能割……』

『莊稼壞了當得腿疼！』

『你該說這個話！你一個人，砍背柴就可以混一天……』

馮大媽重又想起了自己的處境；她喉頭一梗，於是平住了嘴。

她自然沒有想到要從么爸得到安慰，但也沒有想到他會撞到她的創傷。然而，由於那個強硬漢子的有力的暗示，她不免更難過了，覺得倒是死了好些，免得拖累丈夫……

么爸馮立品忽然神經質地一躍而起，隨又悄聲笑了。

『再喊大聲點吧！』他說，想像到那個正在山下吆喝他的隊附。

被他嚇了一跳的馮大媽好容易回過神，於是嘮叨起來。

『你這樣大驚小怪做什麼啊！……』

么爸繼續詈罵，一面已經蹣跚腳退出敞房，望了老鷹岩攀登上去。

馮大媽嘆了口氣，沒有再抱怨了，這不僅因為她同情他的處境，她更想起了他是丈夫的唯一一個親房長輩。馮家在這溝裏雖是大族，某個時期，這溝裏甚至沒有過異姓居民，然而最近五十年來，却已逐漸地沒落了，姓氏也多起來，馮家不再佔有優越地位。

么爸是抄小路走的，他使着上身，有時又來一個箭步，似乎正被人追趕着。看見他那種疲於奔命的樣子，馮大媽就更加難過了，而且担心中間事情的可能的後果。

直到望不見人影子了，裝做是看莊稼，她又走向岩谷邊去。

『天老爺，凌再下不得了！』她喃喃說，穿過門前的胡豆地。

因爲是遭了凌，在初出的太陽下，那些略帶紫色的胡豆梗，鋒稜顯著，閃閃有光，正像玻璃燒的一樣。同時還可聽到一種輕微的軋軋聲，給凌凍硬的豆稈在開始解脫了；然而危險也正發生在這種時候，因爲細嫩的枝條總常常被掙破，使得生產量受影響。

那岩谷多半是黃土，中間夾雜着水成岩的碎片，有的地方又突出幾個石角，一橫山岩，顯然土脚不厚。但雖然如此，而且那麼陡峭，除了中部岩石太多，無法耕種，上部同谷底，却都是兩三尺一個段落，用玉麥稈扎成埂，看來好像梯階一樣，算得本溝的中等耕地。這是馮有義的老業之一，但在十年以前，已經變賣給了旁人。

站立在峽口邊，馮大媽向山腳望下去。她沒有發現隊附，但她隨即聽到了隊附的吆喝聲，接着就是咒罵威脅，說請馮立品準備好『坐飛機』！而吵嚷一停，隊附也出現了。

隊附原是躲在大方坪下面泉水邊的，設想馮立品會走出來。

『看把你的狗腸子操爛了！』馮大媽狠聲說，略略感到快意。

她一直目送隊附走下山腳，走向自己的屋子，而且一直小聲地詛咒着。因爲她的本意雖是爲了么爸，打算代他探明一個究竟，看隊附是否有着抓人的準備，然而，仇人見面，分外眼明，現在她却只記得自己的私怨了，覺得一切她的不幸都該隊附負責。

這個想法也許不合邏輯，但在情理上却很有根據的。因爲若果不是隊附鼓動，馮大生是不會上茂縣的，而種種極不愉快的場面就不至於發生，不至於家散人亡。

那是四年前的事，街上的煙販子需要腳夫，因為大家認為山民們吃得苦，隊附徐爛狗又是光棍，這個招請的責任，便由他担任了。其時馮家帶了點帳，又碰到拉丁的空氣緊張，於是馮大生受了鼓動，接受下來。但他才到沙窩，就病倒了。這是邊地，醫藥條件很壞，煙販們生了病，往往抽點鴉片治療；但他再三拒絕抽煙，認為這不是下力人幹的勾當。然而他的病勢更沉重了，很少有活的希望了，這才在那個煙販子的勸誘下開始抽煙。而結果呢，一場辛苦換來一副煙癮，後來還被逼得賣了壯丁！……

一想到這裏，馮大媽更氣了，忽然覺得一切事都是隊附徐爛狗預先佈置下的陰謀。因為接着來的就是媳婦的失身改嫁，爭奪田產，而每一個糾紛都同他有關係。

『唉，我把你的祖坟傷到了啦！』她大聲說，同時淌下眼淚。

她在那裏咒罵了好一陣，最後，順便拾取玉麥根兜去了。

那些根兜是散落在地裏的。她四下尋覓它們，一發現出來，她就走去拾起，在土堆上敲一敲，抖掉那些結在根鬚上的泥土。這是鄉下人燃料來源之一，雖然打柴是林檎溝山民們的副業，却也一根草不漏過，因為凡是成材料的，都得担上街換油鹽，捨不得燒掉。

不管是拾柴草，或者其他便是小孩子也能做的瑣事，每每總會給馮大媽帶來點安慰的，但是還沒檢到多少，她便感覺得腰酸了。而且不知道怎樣安頓它們。

『一個人殘廢了，就祇有等死了！』她嘆息着停下來。

馮大媽身材頗高，骨格寬大，然而僅僅十斤上下的柴草，便幾乎使得她束手無策了。她想了很多方法，才把它們紮成幾個把兒；膝蓋磕着，用嘴和手結着草繩；而若果挽滑了，立刻散亂一地，她又得重新砌好，套上繩子，再結一遍。但她終於把它們搬回去了。

這個使她淌了一身汗水，可也使她忘掉了她的不快。她開始吃早飯了。雖然只吃了一個玉麥麵

饋，喝了一點涼水，心情却很爽快。隨後她就提了桶到大方坪去打水。

在那個小小的瀑布下，一個老婆子正把一隻桶遞過去接水。

『啊喲，你也多睡它幾天嘍！』馮大媽憐惜地招呼說，在水泉邊停下來。

那老婦人滿面浮腫，呼吸迫促，她始終沒有迴望馮大媽一眼。

『沒有那個命啊！』她終於說，幾乎一個字喘口氣。

『再說，你得到這個病啦！』

『呵喲！我知道我這個病不會好了！』老婆子嘆息說，微不可見地癢一癢嘴。『你想吧，耗子都爬到臉上來了！上個月晚上，我正在睡，——這麼長一個耗子！……』

一陣哮喘使得病婦人住了嘴，馮大媽隨着一聲嘆息，在岩石上坐下來。

兩個人都沒有再開口，似乎給水聲迷住了。那是從兩丈多高的一面岩上淌下的，嘩嘩喇喇，像下急雨。而那些注進水桶裏的水則又發出一種單純的淙淙聲。但認真着迷的祇有個馮大媽，因為直到那病婦人走遠了，她才又嘆口氣，沒心沒腸地走去接水。

在歸途上，她也沒有來的時候那麼起勁，因為由於那個老婦人的暗示，她又記起丈夫早晨的被鼠子咬傷了。她猜不透他們會碰到什麼事，但是一定會有不幸在等他們。

『但願應在我身上就好了！』她對自己說，感覺得更傷心。

最後，當到了家好久了，她才決定去請求卦婆子張姨娘替她禳解。這自然是迷信，但是，既然得不到文化的光照，又經常在種種迫害下面生活，山民們幾乎每個人都無法擺脫它。有時甚至成為精神上的唯一支持，正如一般人感覺絕望時候呼天喊地那樣。

她從藏綠兜裏選出三個雞蛋，準備拿去做禳解的酬勞。這是她集起來春天抱雞兒的，吃都捨不得吃，現在她可一點不覺得惜疼了。她只希望通過禳解減輕自己的憂懼。

當她扣好門的時候，么爸忽然從屋後出現了。

『要我像人家那樣聽話倒靠不住！』他說，在火堆旁邊坐下。

『你來的正好，——幫我看門吧！』

『你這樣慌慌張張做什麼哇？』么爸感覺怪異地問，正在懷裏摸玉麥麵饅。

『我去找張姨娘。你不知道，大生爸給耗子咬了……』

『哈哈！』么爸仰起頸子大笑，『錢太多了，你拿去打漂漂好啦！……』

三

卦婆子張姨娘就在溝口大路邊住家，離紅岩嘴有三里路。

卦婆子張姨娘有五十多歲，矮胖和善，不像一般巫婆的喜歡敲詐。每逢趕場，她總在野貓溪柵門子外面一家鐵匠舖門首擺張桌兒，點燃香燭，口中唸唸有詞，替人照水碗和燒蛋●。平常時候，就在家裏應酬，但主要的，是照管莊稼和幫同丈夫看守山王廟會上的磨房。

磨房裏共祇有兩副磨子，建造在溝口大河邊上。稻草作頂，四面是竹篾笆，一年必為洪水吞沒一次。離住宅只隔有一條大路，一段坡道，任便一處就可以照管到兩方面。

但有時也相當麻煩，剛剛端着飯碗，磨房裏吆喝聲又起了。

『來了！來了！』張姨娘應聲着，擱下手裏的一鉢玉米麵攪糰。

她走向靠門一根柱頭邊去，取下籬兒、課升●，就又向了磨房走去。

● 照水碗、燒蛋，是一般巫婆替人醫病的方式。

正像一個凱旋的將軍，隊附嚷叫着，手舞足蹈地指揮着所丁們。

『笋子空到階沿上去！』他威風凜凜地說，『把背篋扔給他！……』

『這簡直是強盜世界了！』么爸馮立品大叫，正像一個煽動家一樣，『你們哪輩人聽見過打笋子算犯法？我馮家閤娃子，也在這溝裏混了幾十年了，從來沒有碰見過這種怪事！……』

『你今天還想挨幾下哇？』隊附充滿威嚇說。

『姓馮的不得拉稀！去問問看，老子撒豪的時候你還沒投胎嘞！……』

『把背篋扔過去讓他滾吧！』保長厭煩地說。

『我問你啲！』么爸大叫，緊接着理直氣壯地望保長移動了一大步，『你是奉的哪個的公事哇？——天地間會有這麼胡塗的官，吃屎老百姓還懶得給他屙呢！……』

隨着一聲叱吼，一個空背篋滾在他面前了，但他又一腳踢開它。

『有這麼便當麼？就打發乾兒子，也該叫兩聲保爺麼！……』

人羣激賞地哄笑了。『給我捶！』保長厲聲大叫。

『怎麼跟瘋子賭氣啊！』羅敦五抱怨地喃喃說。

『抓進去關起！』保長頃刻又改了口，『開過會再收拾他！……』

於是，剛才挨了幾個耳光，么爸馮立品便被七推八拖抓進廟子神殿裏去。而當他踉蹌着站定腳的時候，廟門已被倒扣起來，光線也隨之暗淡了；但他重又開始了叫嚷。

『你該避諱一下啊！』馮大生忽然嘆息着說，『已經猜出是什麼事。』

『我是賊麼？』么爸生氣地反駁了，『你這個話才怪！』

『我倒不是這個意思！明知道是個岩，何必走去插虛足呢。』

么爸心服地嘆口氣，接着走去和他的姪孫並排坐下。